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狐 第十五回 開愚園遊春誇富麗 換香車過市獨招搖

且說子青因阿六索還珠花，不勝詫異，以為此花係寶玉所押，不關阿六之事，如何貿然前來取討？我須在寶玉面前證明此事。所以急急坐上包車，直到寶玉家中，氣憤憤上了樓梯，走進寶玉臥房。寶玉起身招呼，見子青面色翻青，早知阿六已至他家，他必為這珠花而來。蓋寶玉與阿六商借珠花，定下此計，專欲破子青畜鬼的慳囊，故一見顏色，便知來意，且預備著許多言語，對付子青。但此時假作不知，卻笑盈盈的問道：「朱大少，啥落格兩日勿來介，害奴牽記得嘸哪哼，阿是嫌奴待慢仔呢啥？」子青氣吁喘喘，只是搖頭，本想把此事直說，責備他幾句，問問他的緣故，及至見了寶玉，覺得有些礙口，便將此事頓住了。又聽寶玉問道：「今朝到奴搭來，啥格勿快活？勿聲勿響，皺起仔格眉（讀迷）頭，扳起仔格面孔，奴看格神氣，像煞啥場化受仔氣來格。」子青仍然不語。寶玉道：「阿是有人欺瞞侬？格落格種樣式。勿然末，是尋快活格人，勿比倪落，有時嘸不仔銅錢（讀鈕），就要愁殺快哉。若然奴做仔大少，有啥格勿開心介？」子青聽他話裡有因，也有心說道：「我今天出來，向人家討一注欠帳，分文沒有，故爾在此納悶呢。」寶玉道：「奴勸放開點，是該千動萬格人，就甩脫仔一千八百末，有啥要緊介？只怕勿為格浪，有心騙騙奴哉。」子青聽寶玉之言，果然利害，明明塞住我的嘴，要我甩掉這五百兩銀子。我若此時不說，明日阿六來討珠花，難道我悶氣吞聲的還他嗎？不如早些問他為妙。便向寶玉直說道：「我告訴了你罷，你前日把那珠花押我五百兩銀子，可是有的？」寶玉道：「自然有格，奴搭兩家頭做格事體，勿見得會忘（讀忙）記脫勒海。」子青道：「既有此事，怎麼販珠寶的阿六今天到我家裡，討還這對珠花，據說你借我名頭，向他借來的，不知是真的嗎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能啥格慳嘎！拿銀子借撥奴，受奴格信物，只好倪兩家頭曉得，倘然撥別人聽見仔，勿但要說鄙吝，而且要笑面皮厚，好意思要倪格押頭，惶恐要好仔長遠，阿是格點點銀子，還勿相信，要拿當頭格來，顯見得氣量忒小哉。奴老實對說，珠花是阿六格，俚勒面前說格套閒話，才是奴格托詞。故歇問討還，奴勸撥仔俚罷，撥仔曉得仔倪格底細，倒弄得大家難為情煞。橫勢只有五百兩，也勿在乎此。牯牛身浪撥根毛，犯勿著惹別人講張。想阿對呢勿對侬？」

這一大篇說話，說得子青啞口無言，好像啞子吃黃連，說不出的苦，一來懊惱，二來肉痛，明知上了寶玉的當，又坍不下這場面與他索取銀子，失了大老官的氣象，只得忍氣答道：「你要用銀子，儘管向我支取，何必弄這花巧的事，累我受阿六的氣呢？這對珠花現帶在此，你拿去還了他罷，免得他再上我門了。」說著，將珠花交與寶玉。寶玉接在手中，笑道：「朱大少，動氣，是奴勿好。下來奴再有尷尬，終搭大少實說，阿好？」子青一聽，也不回答，心中暗想：「你下次免勞照顧，我也不敢再來了。現在珠花究屬有限，設或將來獅子大開口，要借幾千起來，如何是好？豈不變做將雪填井嗎？」故子青無精打采，吃了幾筒水煙，悶悶坐了一回，即便起身回去。正所謂：

鼈魚脫卻金鉤釣，擺尾搖頭再不來。

從此寶玉房中，子青絕跡不來，我且不提。

再說寶玉賺得子青銀子，猶如剝去他一張浮皮，料他必然心痛，不敢再至我家。我雖夜間清靜，無人陪伴，但他無濟於事，遠不及綏之，正是可有可無，因此定下妙計，騙著一注橫財，落得到新春時受用。惟晚上獨宿孤眠，甚是難挨，彷彿吃鴉片煙的人吃上了癮，到這時候沒有煙吃，豈不要難過嗎？然寶玉的淫賤與人不同，擇肥而噬，揀秀而餐，其餘不美的粗貨，他寧可絕食不嘗。故一心牽記著綏之，不知他何日回申。至於姘識的楊月樓，也許久不來，命阿金前去相請。那知月樓近日新姘了徐姓寡婦，故與寶玉疏遠。因那寡婦頗有財產，籍隸廣東，喬居滬上。所生一女，帶在身邊，青春二八，正當破瓜之期，生得綽約多姿，與母面貌彷彿。那天，母女二人也到丹桂看戲，被月樓看中，先與寡婦勾搭上了，寡婦的銀錢盡他濫使濫用。但其女終嫌礙眼，往來有些不便，要想與寡婦商議，同女成其美事，不獨一箭雙雕，而且一鍋熟了，不致走漏風聲。計較雖定，尚未啟口，故現下與寡婦分外親熱，怎肯到寶玉家來？寶玉得此信息，口憤恨。後來月樓因此事發覺，上海縣葉大令將他拿捉，監禁獄中，聽審之時，受那鐵錘的毒刑。寶玉聞悉情形，並不憐惜。翻是未通情好、毫無瓜葛的沈月春，只為平日愛慕月樓，私自與縣差商懇，送了许多銀子，使臨刑不受痛苦，又親到獄中慰問。誰知月樓未悉底蘊，反對月春怒目而視，說了幾句不情理的話，氣得月春大哭而歸。雖是月春癡情，然與寶玉一比，越顯得寶玉的無情。此段月樓情節不是我書中的正文，略略表過，就算交代，以後不再說他了。

且說寶玉昏昏悶悶，度過殘年，又屆新春，另有一番景象。況他性愛奢華，把房中重加修飾，務勝他家幾倍。即身上的衣裙、頭上的首飾，都要改造更新，以便炫人耳目。故那班舊好新知，以及遠處的富商貴介，一個個慕名而來，爭相報效，天天把房間擠滿，忙得寶玉分身不開，送往迎來，門庭如市，即使忙裡偷閒，也不過日間坐幾趟馬車，兜幾個圈子罷了。到了晚上，非惟侑酒出局，還要下榻留髻，揀兩個年輕的住宿，以解了。到了晚上，非惟侑酒出局，還要下榻留髻，揀兩個年輕的住宿，以解自己的饑渴。因此自朝至暮，竟無片刻暇閒。直忙到二月過後，枇杷門巷始覺車馬稍稀，夜間方與大姐阿金到丹桂園、金桂軒看了幾本戲。

不覺已是三月中旬，那天阿金向寶玉說道：「今朝我到陸昭容小姐搭去，聽見俚篤講起，靜安寺格搭，新造一座大花園，叫啥格『愚園』，連申園隨歸並進去，格落場化也大，景致也好，據說後日（讀熟）開園。倪阿去白相相侬？」寶玉點點頭，答道：「格個（讀格）花園倒造得快格，倪只有幾個月去，啥已經要開哉！倪後日去末，搭奴去定好一部頂好格馬車，格末好出出風頭，勿然，坐著仔蹺腳格車子，顛末顛煞快，撥別（讀白）人看見仔，阿要難為情煞介？」阿金道：「勿是我海外，我去叫馬車，還天字第一號，嘸不蓋招格，放心末哉！」說罷，即忙去預定馬車。剛走到一梯跟首，忽然回轉身來，問寶玉道：「我想著一句閒話勒裡，還是要坐轎車呢，皮篷車呢，還是亨斯美搭雙馬車介？」寶玉笑道：「轎車末忒悶，亨斯美末自家弗會拉韁繩，倒底皮篷車最好。不過要駕兩隻馬格哩。」阿金連說：「曉得，曉得。」自去把馬車叫定了，不表。

書中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到了後天清晨，寶玉一早起身，先將首飾官箱取了出來，然後洗面梳頭，拍粉點胭脂。阿金在旁伏侍。插戴首飾，件件新式。黃的是金子，白的是珠子，紅的是寶石，綠的是翡翠，五光色，照耀眼簾。還有臂上的金鐲、珠鐲、翡翠鐲，指上的金戒、珠戒、寶戒、鑽戒，色色精工，大半是楊家之物改造了時新的花樣，雖非無價奇珍，然海上鶯花隊裡已屬罕有其匹。頭上打扮齊整，用過了午膳，再將衣襟更換，穿一件藍地金花閃緞夾襖，束一條大紅百褶繡花裙，足上著一雙藍幫金繡花鞋。更換已畢，又在官箱內取出金錶、多寶串兩件，掛在翡翠鈕釦上面，方對那大著衣鏡照了一照，正不愧有傾國傾城之貌。誰知一念貪淫，沉淪欲海，悠悠忽忽，過了二三□年，把那西子、王嬙，變成了無鹽、嫫母，依然身無歸著，不堪回想當年，漫說紅顏薄命，也是他自作自受，為妓女貪淫之惡果。故惜紅生有詩歎之曰：

怪他底事太風騷，漫詡今朝意氣高。

富等煙雲容易散，花經霜雪不堅牢。

鴛盟屢背思淫佚，狐媚偏工愛侈豪。

直到徐娘年老後，縱知懺悔亦徒勞。

此詩說盡寶玉終身，現在且慢細表。仍說寶玉對鏡照畢，聽報時鐘已敲兩下。樓下的相幫上來說：「馬車已經來了，停在門前伺候。」寶玉即同阿金下樓，移步至門首上車，見那車用新式皮篷，繡花坐褥，果然比眾不同。上面坐著兩個馬夫，一色新鮮的號衣，在彼時已算極考究的了。寶玉與阿金並肩坐定，馬夫即將韁繩一拉，那對高頭大馬，便向著西邊駛去。轉了一個彎，越過二馬路，即是大馬路了。馬夫加上幾鞭，比前行得更快。但今天是愚園新開，大家都要見識見識，所以馬路上的馬車較往日愈多，滔滔滾滾，接連連，魚貫而行，蟬聯不絕。駕車者未便超越而過，違了租界章程，因此寶玉這輛車也只得逐隊而走。過了泥城橋，向

那片跑馬場一望，另有一番景致：細草鋪茵，茂林積翠，令人心曠神怡。而且一路之上楊柳迎人，桃花含笑；兩邊樹木遮陰，叢篁掩日，黛色與釵光並映，花香共粉氣交融，愈鼓春遊之興。詩云：「春風得意馬蹄疾。」彷彿為此日詠也。

閒文少敘。單說寶玉那部車，鈴聲遠送，鞭影橫斜，如風馳電掣一般，行不到半個時辰，早見愚園在望，相離不遠了。寶玉用手一指，向阿金說道：「看格個園，比仔前頭申園真真大兩樣哉。」阿金尚未回答，車已駛至園門跟首，慢慢停下。甚是擁擠，阿金便攙寶玉下車。旁邊看的人不計其數，幸而馬夫在前開路，阿金方扶著寶玉，緩步進園。但見園中勝景，依稀別有洞天，有一篇短贊為證：

樓臺重疊，亭樹參差。小閣清幽，迴廊曲折。怪石玲瓏，奇峰空兀。紅橋九曲，碧水三篙。柳絮池塘淡淡，梨花院落沉沉。階翻芍藥低圍，亞字闌干架滿。餘斜映，丁紋簾幕。依稀金穀繁華，看蜂蝶尋芳而至；彷彿平泉卉木，聽燕鶯逐隊而來。春色滿園，疑是花花世界；韶華似水，休嫌草草光陰。正是：錦繡六朝金粉地，畫圖三月豔陽天。

寶玉遊玩了一番，漸漸有些疲倦，遂同阿金登樓遠眺，遍覽全園麗景。在靠窗泡了一碗茶，坐不到半刻工夫，見樓下遊人如織，美女如雲，來了一班北里姊妹，如李巧玲、李三三、陸昭容等□餘位校書，一個個花枝招展，爭上樓來。寶玉連忙起身招呼。眾校書見是寶玉，都走過來敘談，圍在一處品茗，惹得那班浮頭少年，饞涎欲滴，在旁品頭評足，高聲道好。有的認識寶玉，有的認識各校書，據當時人的月旦，均推寶玉為第一，因寶玉週身打扮勝於別人，越顯得□分美麗。若單講姿色，則巧玲、三三、昭容三人也不弱於寶玉。倘把服飾比較起來，惟三三稍遜一籌，其餘則遠不如寶玉了。

話休煩瑣。且說寶玉與各姊妹談了一回，重又結隊成群，聯袂下樓，穿曲徑，步迴廊，遊玩多時。已是夕陽西下，林鳥歸巢，寶玉等各姊妹咸各興盡而返，攜手出園。自有馬夫等招接，分別上車。一時車轆轳，馬蕭蕭，塵沙蕩漾，蹄鐵奔馳，首尾相連，向東疾走，如在山陰道上，令觀者接應不暇。轉瞬之間，到了大馬路上。兩旁水門汀邊，立著無數的看客，個個指手畫腳，向那寶玉這部車齊聲喝采。寶玉在車中揚揚得意，與阿金說說笑笑，賣弄風騷；又命馬夫在大馬路、四馬路、黃浦灘幾處連兜了四五個圈子，天已傍晚，路上電燈齊明，方始歸家。寶玉又吩咐阿金道：「去對馬夫說，念幾里聽說要跑馬哉，到仔格日叫俚早點來。馬車末還要好點，號衣末還要新鮮點。三日天格銅鈿，奴是勿算格，只要比別人家好。搭奴交代聲（讀生）俚，省得過一日再去叫哉。」阿金噢噢答應，自去交代馬夫，不須細說。

等到廿二那天，正是西商春郊賽馬之期。寶玉清早起身，梳洗打扮，又換了一副行頭。候至午後，馬車已歇在門前，仍同阿金上車，因時光尚早，先在熱鬧的所在兜了幾趟，延挨到三點鐘，方從大馬路直至泥城橋畔，將車停下。此時人山人海，跑馬場欄杆外面搭著許多看臺，看臺之外圍著幾排馬車，擁擠異常。都向那跑馬廳望，但見紅旗高懸，有□幾個西人，穿著五色的衣服，騎在馬上。馬前立著一個西人，手中拿著一面方旗，正在將賽之際。阿金問寶玉道：「格個捏旗格外國人，立勒馬前頭作啥介？」寶玉道：「格面旗是俚篤格號令呀。」話未說完，突見拿旗的西人將旗往上一揮，□餘個西人的馬一排向前衝去，猶如逐電追風，黃沙眯目，綠草翻蹄，爭先恐後。兜了一個大圈子，雖有□里多路，卻不到半刻工夫，早分勝負，看得寶玉興高采烈。略停片晌，又見賽馬臨場，跑過了二三次。忽聞東邊鈴聲嘹亮，寶玉回轉頭來一看，卻是一部新式橡皮四輪鋼絲馬車，車上紮著許多紅紅綠綠的綵；那根馬鞭上也掛著兩個彩球，隨風飄宕；並且馬頭上縛了一朵花，馬背上披著五色的綢，甚是燦爛奪目。當前坐著兩個馬夫，一色是藍摹本湖色鑲邊的號衣，束一條繡花腰帶，顏色分外鮮明。寶玉不見猶可，見了這個樣兒，益覺自慚形穢，恨不得跳到那部車上，讓自己出出風頭。故把阿金一拉，說道：「來看看格部車子，勿知是啥人家格？」阿金聽說，連忙回首一望，答道：「格部車子倒實在標緻勒裡，可惜車裡坐格人迎面還看勿出。」正當說著，那車已如飛而至。阿金眼快，早已看得清楚，即將寶玉的手一扯，說道：「阿曉得啥人？原來是郭大少呀！」寶玉聽得心上人已來，急忙定睛細看，果然是綏之同著哥哥義臣並排坐在車上。一喜一恨：喜的是綏之已回上海；恨的是不到我家，未知何故？等到那車臨近，相距不及兩箭之地，寶玉即命阿金叫喚。阿金立起身子，連叫了幾聲「郭大少！」

綏之剛同哥哥講話，並不留神；況此地車馬紛紜，人聲嘈雜，非但未見寶玉的車兒，且未聞阿金叫喚之聲。及至車子停下，方向四處觀看。聽得有人叫喚，聲音很熟，即便疑神注目，仔細向那邊一瞧，見是阿金立在車上舉手招呼，曉得寶玉也在此間。因寶玉身子坐著，卻被阿金遮住，所以沒有瞧見。高聲問阿金道：「你家先生可在這裡嗎？」阿金聽他一問，也不回答，把身子一閃，讓寶玉與他交談。寶玉便嬌聲喚道：「郭大少，幾時到間搭格介？為啥倪格搭一逮才勿來？阿是忘記脫仔奴哉？」綏之把手搖搖，因在此眾人矚目之地，不好細訴情由，況且聲音熱鬧，說話有些聽不清楚，故又把手招了一招，是叫寶玉過去的意思。寶玉本想坐綏之這部車，借此招搖過市，顯顯自己的豪華；今見綏之一招，欣然同阿金下車，在人叢中擠到那邊。綏之伸手來攙，寶玉趁勢一搭，上了車沿。阿金也隨後跨上，即在對面坐下。寶玉又叫應了義臣，方將別後話兒動問綏之。綏之因哥哥在此，未便說那肉麻的話，略述了幾句別後事情，並云：「昨天方到這裡，故未到你家來，少停與你同行可好？」義臣接口道：「我晚上還有要事，約一個朋友在那裡，不便與你們同行，倒不如你們坐著這部車，我坐著寶玉的車，先是回去的好。」寶玉道：「阿好實梗介，真真香伙趕出仔和尚哉！」義臣道：「不要緊，不要緊，我因有正事，並非同你客氣呢。」說畢，命阿金關照了寶玉車上的馬夫，方下了自己的車，跳到那部車上。其時夕陽墜地，人影散亂，見西商賽馬將畢，看臺上的人以及看客的馬車漸漸散去，義臣先自回轉土棧，不表。

單說寶玉、綏之兩人無心再看賽馬，亦然錦轡言旋，答轉馬頭望東飛駛。一鞭殘照，掩映著五色彩綢，在大馬路、四馬路一帶招搖過市。一路看的人，無不稱贊道好，實因馬車上紮彩是由綏之創始，從前是沒有的，故覺得耳目一新。後來人人倣效，便屬司空見慣，平淡無奇了。今日寶玉非常得意，遊覽到上燈過後，綏之同他至番菜館，用了夜膳，方才興盡而歸。寶玉即留綏之住宿。共效于飛。正是：

五夜綢繆重話舊，一年禁網忽更顏。

不知綏之怎樣患病，改變容顏，且聽下回細述。